

上海文学名家文库·40后卷

殷慧芬



上海市作家协会致敬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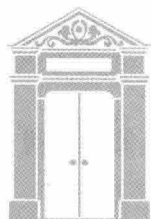
殷慧芬◎著

殷慧芬自选集 仇 澜



上海文学名家文库·卅后卷

殷慧芬



上海市作家协会致敬文学 殷慧芬 著

殷慧芬自选集 仇 澜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殷慧芬自选集: 仇澜 / 殷慧芬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20.1
(上海文学名家文库. 40后卷)
ISBN 978-7-5500-3562-1

I. ①殷… II. ①殷…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284751号

殷慧芬自选集: 仇澜

YIN HUIFEN ZIXUANJI: CHOU LAN

殷慧芬 著

出 版 人	章华荣
责任编辑	蔡央扬
书籍设计	方 方
制 作	何 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18
版 次	202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24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3562-1
定 价	51.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9-41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1	楼上楼下
22	仇澜
67	哥哥的罗曼史
87	悄然而去
99	畸人
123	屋檐下的河流
188	吉庆里
238	上海陌路

楼上楼下

楼上杨家领了个漂亮的小姑娘，叫云云，五岁，跟楼下小铜匠家里的三女儿美方一样大。

那天黄昏，杨太太牵着云云跨进楼下客堂间，朝正在奶孩子的美方娘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了，她一径穿过过道，拉开楼梯门，上楼去了。

美方蹲在地上，在抠地板缝里的垃圾玩，当时只觉得眼前一亮，一抬头，便看见云云那条大红的背带裙。裙子刚刚遮住云云的小屁股。云云走一步，裙子便蓬松一下，再走一步，又蓬松一下，像面盆里的水被搅了一下又一下，漾起一个又一个圆圈，好看极了。美方从来没有穿过这么短的裙子，她只有一条勉强短到膝盖的裙子，还是两年前做的，刚穿时简直可以拖地板了。“像长衫一样！”记得阿爸皱着眉头看了一眼。“有啥办法？小人长得快！”娘说话总是这样直拔直的。美方看着云云的红裙子在过道口最后蓬了一下，不见了，她才想起还没有看清那小姑娘的面孔呢。

“看见了吗？”杨太太前脚刚走，隔壁好婆后脚就来了。美方娘抬手指指楼上，好婆点点头说：“蛮标致的，像你家美方。”



“像美方呵……”娘既不肯定又不否定地重复了句，又压低声音对好婆说，“听说小姑娘也是有铜钿人家出身，因为爷娘跟杨先生要好，杨先生盯着要，没办法才给的……”娘叹了口气，拍了拍臂弯里的小毛头，换了个奶头，说，“还是不生养的好，省省力力！”

“她比你小吧？”

“哪里？比我还大两岁哩！”

“你也太会生了，六个了，好息搁了！”

她们的声音越说越细，人也越靠越拢，再说点啥，美方就听不清了。

其实美方也无所谓听，她只是坐着不动，世界的一切声息如水一般灌进她支棱的耳朵，她听见上面楼板上走路的声音，这是一个全新的声音，小皮鞋踩在地板上，节奏快，音色脆，就像她穿木拖板在过道里跑一样，有一种回声追着她，既神秘又快活。她又听见凳子木地板上移的声音，大概是那个小姑娘在开火车吧，“呜——呜——”她叫着，也移动着屁股下面的小板凳，“咯噔咯噔”车子加速了。

“烦煞了，死出去！”娘劈头给了她一个麻栗子，火车即刻瘫痪了。

美方跑到后面，拉开楼梯门，悄悄摸上去，一格，两格，三格……摸到六格，她停住了。往横肚里跨，就是她家的二层阁，大哥老叫它“六层楼”；往上摸，转弯，再上几格，就能看到二楼前房间的门了。她犹豫了一下，往横肚里跨了进去。

阁楼里黑黢黢的，屋顶没有做泥满，睡在地铺上抬头便看见一条条横梁成放射状延伸开去，像睡在一把巨大的折扇下面。墙角落有两只工农肥皂的纸板箱，里面有大衣裳、小衣裳，还有件蓝底白花的旗袍，美方偷偷拿出来比过，终究猜不透是谁穿过的。纸板箱上还有本有图有字的书，这书大哥翻过，两个姐姐翻过，她也翻过，但她看不懂，后来才知道这是本婚姻法图解。她躺了下来，静静的，楼上的声音越加清晰地传进她的耳廓，她听见那个小姑娘咯咯咯的甜嫩的笑声，而那皮鞋声简直就像踩在她头顶上一样了，

她索性闭起眼，不去看那扇骨似的横梁，她听着，她听见一种宛如流水一样的声音，时缓时急，像一个无形的神秘的人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来，靠近你，使你的心暖暖的，也飘动起来，就像浮在半空中一样。“跳舞跳舞！云云跳舞！”她听见杨太太拍着手的声音，那皮鞋声便一下一下地踩在那流淌着的音乐上，像互相约好似的，一块儿跳跃、停顿……

啪嗒一声，声音没有了。“这种音乐硬撬撬的，啥听头？”“有听头听。”又啪嗒一声，这下是她最熟悉的了：“小别重逢梁山伯，倒叫我三分欢喜七分悲……”她听过这唱声，晚上，小菜场那边总有人点了煤油灯，穿了戏装，一甩一甩地唱，每次她总挤在最前头看，待到他们唱完了，拿出狗皮膏药来卖时，她便缩回身跑回家了。回到家里她居然也能学个三分、四分的做给娘看。她知道娘喜欢，她看到过娘呆呆地站在楼梯口，耳朵对着门缝，听二楼无线电里的唱戏声。

“会唱吗？唱唱看！”这是杨太太又柔又滑的声音。“云云不会唱。”她怎么自己喊自己“云云”？“妈妈教你好吗？”为什么没有人来领我去，这样亲亲热热地问我？说不定会有的，也像杨太太这样好看。于是，她就会对杨太太说：“美方会唱的！”

美方躺着，有点困了。她想着杨太太，杨太太跟电影画报上的大人头一样好看，画报是洗衣店的阿新借给她看的。画报上的大人头三个指头捏着块手绢轻轻掩着嘴角，杨太太每次从外面进来穿过她们客堂时，也是这样的。尽管有后门，但杨家还是习惯从美方他们客堂间进进出出。杨太太走路样子因为穿着高跟鞋，别有一功，美方最欢喜看了，她还踮着脚学杨太太走路的样子，一扭一扭的，可娘不欢喜。娘说：难看煞了！

阿爸下班了。“家里气味煞了！”阿爸一回家总是劈劈啪啪开门开窗，不管天冷天热。阿爸要清爽。

“小孩子多，有啥办法！尿臊臭尿臊臭，我欢喜闻了？”娘发着狠劲把奶头从小毛头的嘴巴里拔出来。小毛头哭了。



坐在小板凳上的阿五头摇摇晃晃地走过来，她三岁了，走路还不稳，可能是软骨病，反正能吃能困又不吵，就没人想到带她去看看医生。阿五头脚软，心也特别软，她听不得小毛头哭，一哭，她就要来抱。她的脚被圆凳绊了一下，把圆凳上晾着的半碗粥汤也泼翻了，娘越发气了，扯开喉咙就骂，也不知骂谁，家里像开了锅，乱哄哄的。阿爸叹了口气，搬了条板凳，坐到门口去了。眼不见为净。

美方憋口气嗅了嗅，她嗅到一种甜甜的酸酸的醉人气味，她好像一下子扎到了娘的怀里，她喜欢这气味。她吁了口气，只觉得周身软软的，她弄不懂，杨太太为什么讨厌这气味，连阿爸也不喜欢？她又嗅嗅，楼下煤炉上放着只球状铅丝网，上面烘着小毛头的尿布。她松了口气，又嗅，就像有一次吮棒头糖，上下左右的吮出许多花头来。她睁开眼，看见头顶上那扇骨似的横梁，它们是那么近，又那么远，而楼上的声音也若有若无了。她合上眼，她睡着了。

她不知道，她的命运从此跟云云竟千缠百结、恩怨难分。

二

宽宽第一个背叛她。

好几次，宽宽从后门蹑足进来，轻轻拉开楼梯门，像只猫一样无声地上去了。他是故意避开美方。

怪就怪在美方只要一听到后门那生锈的铰链吱咯一声，就会对阿五头说：“宽宽进来了！”待到楼梯门“呀”的一声低吟，美方又说：“宽宽上楼了。”美方能说出宽宽什么时候跨楼梯，什么时候转弯，什么时候踏进二楼房门，准确无误。美方像个精怪，阿五头最服帖美方了。而后，美方也悄悄摸上楼，爬进二层阁，在黑洞洞的伸手能抓住横梁的阁楼里听那上面的声音，有时，她还会笑出声来。

宽宽是隔壁沈家伯伯的小儿子，比美方大两岁。沈家伯伯是厂里的

账房先生。这里的街面房子穷人和富人混居，二楼大多住着富裕人家，主人都是坐写字间的，而底楼、二层阁的住户便是三教九流五花八门的了，扫垃圾、拉榻车，什么行当都有。宽宽家整洁清爽，进房间是要脱鞋子赤脚的。宽宽有个哥哥叫浩浩，老是捧着本书，不大看人的。宽宽的爸爸沈家伯伯很喜欢小孩，看到隔壁小铜匠家的六个孩子像数学中升幂排列一样，一个比一个大，越看越感到有趣，看到美方又特别欢喜，因此美方常去玩。她和宽宽常跪在窗前的靠背椅上看下面马路，看对面老虎灶黑黑的烟囱管，烟囱喷着烟，大团大团的，薄薄的黑灰从半空中落下来。每逢这时，宽宽的妈妈便会急不可待地冲过来关窗。她要清爽。有一次，他们看见三层阁的老奶奶把一大把纸什么的，塞进老虎灶那个炉膛，不知烧的啥，好像很神秘。

他们从上面看下去，下面马路像狭了很多，汽车和行人都像小了点。洗衣店里的阿新在老虎灶泡水，看见美方在楼上，便喊：“美方，来吃饭，来！”阿新的老婆孩子都在乡下，他平时就住在宽宽家隔壁洗衣店店堂后面的楼梯间里。阿新烧的菜饭远近闻名，那一粒粒油汪汪的米饭就像一颗颗晶亮亮的珍珠，吃在嘴里三日留香。阿新为人慷慨，又爱热闹，但也不是人人都吃得到他的菜饭的，宽宽就一粒也没有吃到过。

阿新拎了壶开水，穿马路时还在哼《四季歌》：“忽然一阵无情棒，打得鸳鸯各一方……”一辆卡车从他脚旁擦过，惊得他差点泼了水壶。“妈拉×！你找死啊！”驾驶员伸出头来冲着阿新大骂。阿新气得跺着脚，对着车影也愤然骂道：“操×！”“老听人家骂操×，哪能样子的？”美方问宽宽。宽宽说：“我知道的，喏，就是这样！”他抱着美方，叫美方也抱着他，过了会，宽宽说：“你会生小囡的。”

美方说：“那我就这个小囡，不要布娃娃了，布娃娃没有劲的不肯吃东西……”

就是这个宽宽，现在跟云云要好了，把美方冷落在一边。美方也不觉



得孤单，她躲在阁楼里听他们玩，既神秘又兴奋，既紧张又快乐，每次只要一爬上阁楼，她的心便怦怦地在小小的胸腔里甜蜜地跳了，她静静地睡在地铺上，灵魂开始游离了，追逐着宽宽和云云的声音，直到悄然入睡。

一次，云云笃落笃落从楼上下来，她站在阁楼外，看见里面的美方，她们彼此相望，都感到有一种神秘的召唤。我进来好吗？她的眼睛真好看。好的！她真是像我吗？

云云爬进来了，她四面看看，又伸直手摸摸横梁，真好玩！美方给云云看那本图画书，里面有老太婆打小姑娘，还有把小毛头塞在马桶里……云云第一次看，美方一个一个地讲解给她听。多少年后，她们都忘不了这一幕。后来，美方又拿出了她的布娃娃，这是她最宝贝的了，阿五头要抱，也必须在她的严密监督之下，可现在，却在云云手里颠来倒去的一点也没有宝贝的威风了。布娃娃是娘亲手做的，眉眼是大哥用毛笔描的，樱桃小嘴，朝天鼻孔，大哥边描边讲，阿五头坐在小凳上咯咯咯笑。云云对布娃娃不感兴趣，对那本图画书感兴趣。美方还有好几个古币，上面有“通宝”之类的字样，是三屋阁老奶奶送给她的。老奶奶一个人，美方见了她总是笑。都说小孩笑，兆头好，老奶奶相信这一套，老奶奶见了美方，总要上下摸摸，捏捏她的小手，间或塞给她一个古币。美方给云云看用古币做的毽子。云云说，她以前的家里也有这种古币，是放在小匣子里锁起来的。我回去带几个小匣子来送给你。说着，云云忽然不响了，过了会，她说：我不回去了，我的爸爸妈妈换过了，叔叔阿姨变爸爸妈妈了。

“开心吗？”美方问。

“不晓得。”云云回答

正在这时，宽宽来了，宽宽站在阁楼下面，不好意思地朝美方笑，美方只当看不见。

“宽宽进来进来！”云云代美方邀请他。宽宽爬进来了，美方也就算了，小孩子是不记仇的。三个人玩起倒马桶的游戏来了。“马桶拎出来

吗？”宽宽站在阁楼外喊。“马桶拎出来啰！”美方笑着，右手装得像拎马桶的样子，云云在一旁捏着鼻子。三个孩子嘻嘻哈哈，玩得很高兴。后来，他们又轮着拎，可都没有美方拎得像样。宽宽和云云当然不能跟美方别苗头，他们家里都是用抽水马桶的。

美方也到云云家里去了，她还从来没有进过二楼杨先生的家呢。好像是很小很小的时候，阿爸就关照过她：楼上不要去！三层阁的老奶奶说她生下来的时候，哭得不得了，一幢楼都被吵醒了，杨先生困不着，评论说：“这小囡将来要不得了！”

美方也确是绝顶的聪明，她的一双手葱管一样极细，三岁时，对过弄堂口摆测字摊的先生说她是文曲星的命，测字先生每每看到美方蹲在门口用那葱管似的小手捏那拌过水的煤屑，一只只参差不一的煤球被创造出来，那双手却乌脚爪似的墨黑，便会摇头叹气，连呼可惜！可惜！不过，贵人自有后福。四岁时，后弄堂有个唱评弹的女人，大清早便在窗口捧着琵琶叮叮咚咚地弹，边弹边唱：“门不对，户不当，丫头怎配解元郎……”美方见了，便捧了块洗衣搓板，在那条棱上轻拨慢拢的，学着唱：“你是门也对，户也当，可惜终身伴跛郎……”学得惟妙惟肖，把个女人惊得目瞪口呆，当下便找了美方娘，要美方到学馆去，“将来一定红！”美方娘和美方阿爸商量来商量去，终究因为“开口饭不好吃”，没有应承。这家人家只相信读书，“唯有读书高么！”阿爸总是这样说，尽管他识不得几个字。

美方去学馆唱戏虽然没成，但她的聪明却在四周传开了，连隔马路的陌生人都都来看她。“给我们宽宽做新娘子好吗？”一次，沈家伯伯抚着美方瘦嶙嶙的小胳膊，看着她那双大落落的眼睛，忽然心生爱怜。美方正在用宽宽的蜡笔画房子，房子上是高高的烟囱管。“啊？”沈家伯伯问。她只顾点头应承，手却不停地轮换着各色蜡笔，红黄蓝白黑，一张铅画纸居然被她涂得五彩缤纷，比宽宽画得漂亮多了，沈家伯伯对着画呆了半



天。后来，沈家伯伯随口对美方娘说：“想办法送她去学画！”美方娘不以为然地笑笑。

美方到了二楼，这里好像是另一个天地，房间与过道之间的隔板是厚木板，而不是楼下那样的三夹板，还涂了湖绿色的漆，门半开半掩的，透着陌生的阳光。她怯生生地一只脚踏进门，另一只脚便不肯动了。杨太太坐在圆凳上对着梳妆镜在描眉毛。樱桃小嘴朝天鼻孔阿五头咯咯咯笑。

“进来！进来！”杨太太站起来走到门口拉拉美方。美方走进去，脚步有点迟缓，她在光溜溜的暗红色的方凳上坐下来，后来她才知道这是红木的。她的手搁在膝上，朝杨太太笑笑，她实在很规矩，很有教养。杨太太便一下子欢喜她了：

“不要拘束，跟云云白相呀！”

云云已经拿出一只彩色大盒子来了，盒子里是个奇怪的外国娃娃，衣服、身体都是用一种半透明的珐琅质材料做成的，云云用一把小钥匙在洋娃娃的两只脚底心咯落咯落地转了一阵子，把它放在同样光溜溜的暗红色的圆桌上，于是奇迹发生了，洋娃娃居然走起路来，又居然转起圈子来，像跳舞一样。

云云又让美方开了次钥匙，洋娃娃又走路又转圈子，美方看得都忘了说话。可惜阿五头没有看到。阿五头在楼下抱小毛头，娘在踏缝纫机，炉子上烘着小毛头的尿布……她忽然跟云云说，她要回去了。

三

该上学读书了。附近有两所小学：一所是中心小学，是老学校，解放前就办的，绿树红墙的，清静幽雅；另一所在三角地菜场上面，是两年前新办的，据说在操场上上课体育老师要放开喉咙才能压过下面菜场里的喧闹声。此话有点夸张，但周围人们只当是真的，他们都不喜欢这个学校。这个学校的学生常常朝下面菜场里吐痰，你若额角头高被流弹击中了，只

好自认晦气。两个学校不仅环境截然不同，而且教学质量也有天壤之别。上中心小学要经过口试，才郑重录取，而上菜场小学则无需口试。凭美方的聪明伶俐，她完全可进中心小学，可结果偏偏进了菜场小学。说出来叫人想不通，差错竟出在口试上。这天，主考的女教师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她呆了呆，摇摇头，她听不懂，她的腿紧张得发抖，昨晚哥哥姐姐帮她预习过，比如：住在哪里叫啥今年几岁，她都有问必答，哥哥教了三两句就说：“好了，笃定！”可今天，这是怎么搞的？她只觉得头有点晕，而女教师似乎一下子退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她眨眨眼，女教师又在眼前了。“你叫什么名字？”她依旧是一副呆不弄懂的样子。女教师很潇洒地挥挥手，轻轻说：

“你回去吧！”

这句话她听懂了，她转过身，走出教室，阿爸在门口等她，问她怎样，她伏在阿爸身上哭了。后来才知道女教师是北方人，说的是普通话，可她，阿爸是无锡人，娘是崇明人，她只会说上海话。

开学了，她背着红书包，书包是娘亲手做的。料不够，娘在拼接处索性添了条白白的斜边，还用白的滚条镶边，比买的还要漂亮。铅笔盒子是阿爸用木头做的，姐姐用印花纸在上面印了美丽的花蝴蝶。哥哥说，上头几个都没有她这么福气，哥哥的第一只书包只能说是蓝布袋袋。

一切都叫人开心，叫人兴奋，她高高兴兴地往菜场小学走去。哥哥送她。在转弯的地方，她不由看了看不远处的中心小学，学校门口插着旗子，红的，绿的，黄的，许多人聚集在校门口，有大人，也有小人，她终于看见了她想看的情景，宽宽和云云手拉着手跨进了中心小学的校门，他们不孤单，不像她没有伴。

“一样的，美方，只要书读得好，一样的，中心小学和小菜场楼上……”大哥俯身对她说，声音又轻又可靠。她抬起头，她看见大哥两眼湿润润的，她不明白，大哥为什么伤心。



十年、二十年后，一辈子她都忘不了这开学第一天的情景，她上了人生第一课，她发誓要好好读书。

她佩上了两条杠的标志，她捧回了一张张奖状，三好，五好……杨先生开始注意起这个小铜匠家的“三丫头”了，他欢喜这样称呼小铜匠家的四个女儿：大丫头，二丫头，三丫头……小铜匠家也是怪气，六个孩子像栽葱一样，插一棵活一棵，一个个都是水灵灵的，面目清秀，就连那个阿五头，原先只当是瘫了，现在也居然会跑会跳了，不治自愈。这次阿大、阿二考高中，也有人劝过小铜匠，阿二就算了，女孩子么，早晚要出嫁的，小铜匠不听，他知道，他们这种人家，不读书翻不了身。也真正叫做天数，比小铜匠条件好的人家周围也不少，却大都名落孙山，唯独小铜匠家的阿大阿二却双双金榜题名，考进的北虹中学是旧社会有名的圣方济，杨先生所在公司的副经理就是这学堂毕业的。眼下，这个三丫头势头更是不得了。虽然她不是独生女，也不是阿末头，小铜匠夫妇却不知为什么，特别看重这个三丫头，有时还给她烧烧小灶，红烧猪肝什么的，说她人瘦，要补补。她有新衣服穿，她不做家务活，也不抱小毛头，她上有姐姐，下有妹妹，还有爷娘的宠爱，真有点得天独厚！令杨先生刮目相看的是美方代二姐做算术题，“看看例题就会了！”那天，美方淡淡地朝杨先生答了句，便和云云下楼去玩了。莫不是测字先生的话真要应验了？杨先生心惊肉跳地思量。他加紧了对云云的管教，相形之下，他总觉得云云有点不开窍，究其原因，他怪罪于杨太太，杨太太描眉毛照镜子，云云也老是在镜子前晃来晃去，横照竖照。叫他光火的是，娘俩在镜子前像走马灯一样，一个在照，一个便在后面候着了，一个刚走开，另一个就上场了。他以前是用欣赏的眼光来看的，一个是风韵犹存的娇妻，一个是洋娃娃一样的女儿，只觉得其乐无穷人生足矣，现在却觉得祸害非浅，他下决心便把梳妆台卖了。卖梳妆台的前一天晚上，美方他们正在吃晚饭，上面楼板上忽然发出很响很响的声音，像有东西摔在地板上，接着是杨先生的胖喉

咙，哇啦哇啦的，不知在叫啥，还有嚶嚶的哭声，既不像杨太太的，也不像云云的，再后来就没有声音了。美方娘说：“神经病！”她依旧喂孩子吃粥，这是第七个了，跟美方相隔九岁。

第二天，杨先生上班去了，美方上楼去找云云，看见杨太太背朝外侧睡在床上，床是抛在当中的，像只船，晨曦像金色的滚条镶嵌在杨太太的侧影上，那侧影凹下去又升起来，弯弯曲曲的，美方觉得就像她画的水浪一样，好看极了。“神经病！”娘是这样说的，美方不相信。后来梳妆台没了，美方隐隐觉得那吵声、哭声，跟梳妆台有关。多年以后，杨太太果然发神经了，被美方娘讲中了。

梳妆台卖了以后，再加杨先生盯得紧，云云的功课果然上去了，四年级时，居然也捧回来一张奖状。一次学校有外宾来，老师又叫她去送鲜花，还拍了照，乐得杨先生趴在临街的窗口上，扯开喉咙跟隔壁沈家伯伯开大道，把云云大大吹嘘了一通。

“云云！云云！”沈家伯伯隔窗叫着，云云从杨先生的胳肢窝里探出头来，接待外宾时戴的蝴蝶结还在，一张小脸白里透红，像只无锡水蜜桃。沈家伯伯喜不自禁，问“给我们宽宽做新娘子好吗？”

云云红着脸，笑笑，缩了回去，杨先生和沈家伯伯乐得直笑。

楼下，美方娘自然也听到了，她把门关关紧，跑到后面灶披间洗衣裳去了。这天晚上没有什么小菜，美方娘单独给美方煎了只荷包蛋，“吃好点！读书好点！”娘看着美方吞下去，关照着。美方点点头，心里一热，眼睛便湿润了。

美方和云云照旧来往，谈不上亲密，也谈不上疏淡，双方家长都分外热情地扶助这对小女孩的友谊，杨先生每次办公回来，只要看见美方，总要叫：“三丫头，上来跟杨云云白相！”或者说：“成绩报告单发了吗？带上来让杨伯伯看看！”他总是连姓带名地称呼自己的女儿，但对美方，却又似乎是无名无姓的了，弄不懂他啥名堂经，好在也叫惯了，不奇怪。



何况他这样看重美方，美方娘也未免暗暗得意，要知道，杨先生是有身份的人，他在外滩的高房子里办公，每天皮包挟进挟出的，有几次还有小车子送他到家门口呢！

四

有段时间，美方、云云、宽宽三个人像窜龙灯一样，一会儿楼上，一会儿楼下，一会儿家里，一会儿隔壁。他们常常一起扮家家，到了五年级，仍然做那不长进的游戏。一次在宽宽家，不知怎的玩出花样来了：“看医生”。三个人轮流你摸摸我手，我摸摸你头，还露出小屁股，一针连一针地打退烧针、预防针、青霉素、链霉素……宽宽的哥哥浩浩在一旁看了好笑。浩浩那时正在读初二，戴副眼镜，高深莫测的样子，平时对美方和云云总是爱理不理的。这天他先是看看，后来也玩起来了，他是当然的医生，三个小学生都是病人，垂头丧气地坐在候诊室的长椅上等医生叫。

浩浩先叫美方。美方乖乖地在宽宽家那只大铁床上躺下来，床上罩着雪白的珠罗纱蚊帐。浩浩撩起帐门，坐在她身旁，轻声问她什么地方难过。她望着浩浩，忽然觉得这就像真的一样，她真的生病了，浩浩来看她，幸亏她生病了，要不，浩浩是不会来的，她又觉得像做梦一样，身子沉沉的，想翻个身也不行，更不要说讲话了，嘴唇皮像缝过的一样，粘牢了，张不开。见她不开口，浩浩便也不问了，只是随便地摸摸她的额头，又用一块金属圆盒按在她的胸脯上，认真地听心跳，慢慢地手又移到她那平平的小乳房上，他的手指轻轻捻着她那绿豆一般大的乳头，很久很久，她感到头像被人敲过一记一样，晕晕的，连身子也在膨胀，像是泡在水里。她一动不动地躺着，两眼含泪，她想哭，她快乐，她只觉得一切都软软的，身子软软的心软软的，她感动，并不是经常有人这样关心她的，可眼下浩浩却是这样亲热，这样细心，这样温柔，她真想永远这样下去，像乘着小船，摇摇晃晃的，漂漂荡荡的……

终于，浩浩叫她起来了，浩浩似乎没有平时那么善于辞令了，他只是个劲地说着：好了好了好了。她对浩浩莞尔一笑，便跳下床，她觉得奇怪，刚才还觉得时间是那么长那么长，眼睛一眨，却又是那么短那么短了。“云云！”她听到浩浩在叫，心里顿时像压了块石头，闷闷的透不出气，她坐在宽宽旁边，也不说话，看着帐子里隐隐约约的人影，云云穿了件粉红的衣衫，那颜色从蚊帐里透出来，把雪白的蚊帐也染红了一块，像浸在水里一样，她看着那团水红，她觉得时间又变得那么长那么长了，她还听见云云轻轻的笑声，云云怕痒，触到她一点点皮肤，她便会这么轻轻地笑的。她觉得压在心上的那块石头越来越沉了，她想到他的抚摸，两颗泪珠顺着她秀气的面颊慢慢淌下来……

后来，在楼梯口，在后门口，在过道里，在宽宽家里，她都碰到过浩浩，她希望他再叫她去“看医生”，可浩浩却像不看见她一样掉头而去，即使在过道里相向而过，也是一言不发地擦身而过，连招呼也不打了，她不明白，浩浩为什么这般喜怒无常？她赌气，看见浩浩她也不吭不哼了，有时还昂着头，从他面前走过。走过后，她又偷偷回头看，浩浩没有看她。她有些恨他，假如他跟云云也不说话，她便也没有什么了，可浩浩跟云云不但说话，而且还似乎比以前亲热点了。有几次，她看见浩浩站在后门口，云云从楼上下来，一只手递给浩浩一本书，另一只手接过浩浩递过来的书，云云欢喜看书。可她也欢喜看，浩浩却不借给她。浩浩站在云云面前，两条腿绞过来绞过去，就像他比云云小一样。云云也确实大变样了，她不知怎的，一下子高过美方半个头，脸颊越发粉嫩，胸脯也像大人一样隆起了，她只是个六年级学生呀！

“早发育的人早死！”美方悄悄告诉宽宽。值得庆幸的是，她还跟男孩子一模一样，他们又跟从前一样要好了，因为云云已不大跟宽宽玩了，不再跟他们在弄堂里玩捉强盗、捉野人头了。